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

稗編

文類

論詩賦

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精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入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

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雅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猶得古詩之餘情矣

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中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燄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宫賦古今膾

炙但太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毋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製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箱坐定奏永安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

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册、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

晦庵先生嘗答鞏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朝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

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五言古詩載于昭明文選者、唯漢魏爲盛、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固爲一時之冠、究其所自、則皆宗乎國風與楚人之辭者也、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左太冲郭景純輩前後繼出、然皆不出曹劉之軌轍、獨陶靖節高風逸韻、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

以後、三謝、顏、鮑又爲之冠、其餘則傷鏤刻、遂乏渾厚之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旣拘聲韻、江文通又過模擬、而詩之變極矣、唐初承陳隋之弊、唯陳伯玉厚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大、迨開元中有杜子美之才贍學優、兼盡衆體、李太白之格調放逸、變化莫羈、繼此則有韋應物柳子厚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自是而後律詩日盛而古學日衰、宋初崇尚晚唐之習、歐陽永叔痛矯西崑、涵體而變之、並時而起若王介甫蘇子美梅聖俞蘇子瞻黃山谷之屬、非無可觀、然皆以議論爲主、而六義益晦

矣。馴至南渡遞相循襲不離故武獨攷亭朱子以豪傑之材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然五言古體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

世傳七言起於漢武栢梁臺體按古文苑云元封三年、詔群臣能七言詩者上臺侍坐、武帝賦首句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襄繼之曰驂駕四馬從梁來、叶釐自襄而下作者二十四人、至東方朔而止、每人一句、句皆有韻、通二十五句、共出一韻、蓋如後人聯句而無隻句與不對偶、衆後梁昭明輯文選東漢張衡四愁詩四首每首七句、前三句一韻、後四句一韻、此則

後人換韻體也古樂府有七言古辭曹子建輩擬作者多騁至唐世作者日盛然有歌行有古詩歌行則放情長言古詩則循守法度故其句語格調亦不能同也大抵七言古詩貴乎句語渾融格調蒼古若或窮鏤刻以爲巧務喝喊以爲豪或流乎萎弱或過乎纖麗則失之矣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

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爲是 文章辨體論七條

詞賦

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關未聞有得

鬱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旣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淸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淳涎流佚唐之時陳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

態百出、嗟兮其似春、悽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青樹聖俞 素後

文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淸芬、遊文章之林府、嘉藻麗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

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末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眾慮而為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

熟讀一過
作文之訣
曄然

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以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兹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

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之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鮮或仰偪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

古今文人
但犯此戒

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効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以濟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

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順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以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艷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

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手掬。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

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
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而溢目音泠泠而
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逾伏思軋
軋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
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
識夫開塞之所由也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
恢萬里使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
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
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文賦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
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
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
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
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齊俗文氣舒緩然粲之匹
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
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
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

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

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典論論文）

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懇惬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事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

域諒哉文章辨體序說

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况大抵誄則多敘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爲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焉共

三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

接加文蓋虛勢稍二字消說著不少

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以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者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

得子

得心

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人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

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答李翊書

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

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

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答劉正夫書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迴洑逶迤、觀

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自謂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内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徊況諧依四韻王粲詩有七哀原安三韻孫楚漢晉贊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倚數元勳然作漢舉信是

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定、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文章論

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

答吳充秀才書

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

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琱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琱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琱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衆

答謝舉廉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孱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辯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

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頗挫曲折蒼然鬱然鑱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艮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朽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因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非可以亂爲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

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
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
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
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
車而肖於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
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刋落矣乃悉古書奇
字而駢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邪
蘇子謂錦綉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
而紐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群英
以爲華爲卉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實人焉棋

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儌者獲之則爾然盜也今爲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繳繞之則其氣固已爾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戛之力哉（答程伯大論文）

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君鄉

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旣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文原

書法

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月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科斗、卽古文別名蒼頡卽古文之祖也。十體書斷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十體書斷

籀文者、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十體書斷

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十體書斷

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唯蔡伯喈乃造其極、王次

仲卽八分之祖也。十體書斷

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爲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按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之以爲榮。厥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程邈卽隸書之祖也。十體書斷

章草者、漢皇門令史遊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

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拔章艸之書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如水流速拔茅連茹十體書斷

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也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厥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十體書斷

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旣尋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言起由按

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十體書斷

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杜度妙於章艸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度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十體書斷

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

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其後諸侯力

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
國田疇異畮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
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
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
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
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
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
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
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
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

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幷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莽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

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虫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說文解字序

古初制字多象形、故象形爲六書之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

字形於假借假人一何哉何也

五不足而後假借 論六書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北還與曹操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等議用筆法見蔡邕筆法於韋誕坐上若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用筆說

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意

前筆後者勝意後筆前者敗　衛夫人筆陣圖說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𥎞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帥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嘗作此書翼師鍾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嘗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

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遂改本師於衆碑學習焉時年五十有三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石室千金勿傳非其人也 題筆陣圖後

米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智果書雖氣骨清徤大小相襯如十四五貴胄偏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書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意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宇雖清而體氣疲薾歐陽詢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

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徤、無一點塵俗、顔眞卿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禮節生踈、徐浩如蘊德之士、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精自若、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雄徤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嬌嬈、行步輕緩、多飾繁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訢樂、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鏡、端正自然、別有

一種嬌態、評十四家

余在黔南時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着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爾○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興諍也○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

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稧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艸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爲俗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者皂白亦自燦然字書時時臨模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迺是入神要路 書說

凡書通即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遂良顏眞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皆后自變其體以傳于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爲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此書家大要

右史奴有文奴非特書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九

經濟編

文類

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漢文帝答鼂錯璽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

尉佗乘蔽
宋多爭超
僭故須正
書

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

分字於此吏作一有分析界 此罰後世不以爲篤而以爲有休

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戒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賜南粤王尉佗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

勇赤須記

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
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
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幷國有功
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
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綉衣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
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皇帝敬
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
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
受令單于長城以内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

古今樂戎撰文第一妙會其胖之未可忽也

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

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
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
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
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
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
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
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遺匈奴書 二首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屛社稷先日諸呂
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
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

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芟菑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寧宗時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乃議降詔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䏚生靈之資

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消行李之繼進復褫詞之見加含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璧之詞也宋欽宗罪己詔

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　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
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
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
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
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
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
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
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

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
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
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
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
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
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
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
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

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華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

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

秦未必知此

國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章邯既敗於鉅鹿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

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

春卿無志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關遙長安因留上

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羮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

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拘游哉今　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

州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
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
願急賜報　馮異與楊廣書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主建敢諫之鼓設非謗之備
懸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
大討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蓋夫解惑項聞建議
復欲追遵前圜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
流妄謬其必爾民何至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
士所以響應者蕭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烝宮
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

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俾保傅宣命、欲令諸軍振於河北、遍誅黑山、薄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荊、公孫瓚包燕北幽、劉繇決力江湖、劉備爭盟淮陽、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戈也、今備繇旣破、操等饑餧、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

也而天下闘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闘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夷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

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横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頗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爲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

節而邇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察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引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 孫策責袁術書

卒天兵氣亦出孫巾錦錦者

石勒被擒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子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跡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附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

薊天下不足定蟊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遲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

簡快有西漢風大都魏晉以來冗冗不足觀者盡記也

唐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强欲自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尊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司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蚤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

妙

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不絶

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鷰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于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

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丘遲希範與陳伯之書

評大典冊極爲渾大措詞得體句語亦耳

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胄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倉皇震悼累日罷朝遣使行奠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

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旛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肅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眷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示殺而遠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邪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體此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無辜王者之

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册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

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藩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宄其體勢。耶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加志於天下。誠

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
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析
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
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
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
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
眞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
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
如流有忻雷霆雖怒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
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

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彊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

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壯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漢民戰死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

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大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皆議其事莫若遍問於大王、討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並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

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銀帛之厚賜爲大王功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禮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妄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

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 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